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

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1

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1 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54-2299-3

I .2...

II .中...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751 号

策划编辑:周百义

责任编辑:朱忠运 责任校对:邓 薇 常桥英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3 千字 印数:1—9000 册

I·1767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四种。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和微型小说选。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

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1996年9月—2002年1月

NBAA-37/03

目 录

恐惧无爱	何建明 (1)
第一种危险	邢军纪 (63)
中国宇航员准备出征	舒 云 (131)
川藏线上生死劫	党益民 (177)
善待家园	吴 岗 (229)
中国家庭钢琴热带来的喜与悲	刘元举 (286)
十将军记	吴东峰 (349)
泣血追踪	谭深 等 (392)
附录一 2001 年的报告文学景观	李炳银 (454)
附录二 2001 年中国报告文学参考选目	(460)

恐惧无爱

——中国“另类孩子”的生存报告

何建明

第一章：孤儿院里我为何揪心落泪？

那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月——其实离现在也就是几个月前的事，我到了山西大同的一所孤儿学校。这是一次公益性采访，不想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世界里，我看到了几百个孤儿的生活以及他们生活后面的无数让人揪心落泪的故事。

张洪图是个煤厂老板，靠辛勤经营办煤厂赚了几千万元钱，自己和家人什么都没有享受，却干起了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到全国各地收养那些没爹没娘的孤儿，为他们办所学校，让他们有学上，有个温暖的家。说出来不敢相信，他竟然收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600 多个这样的孩子！

600 多个呀！那天我到孤儿学校已是夜晚，因为夜已深，便没有打扰这些孩子。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喧嚷嚷嚷的孩子们的声音吵醒了。当我在学校的招待所楼上推开玻璃窗朝下一看：哇，黑压压的一片……他们三三两两地在一起，却没有几个孩子在欢乐地玩耍，多数孩子有些呆傻地坐在学校的操场边的石板上或公寓

楼前墙边的台阶上，默默地做着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一些极其无聊的事：比如挖土，比如捉虫，比如弄手指，比如干脆支着双手在呆想着什么。他们所穿着的衣服多数是不合身的，不是大了就是紧了，不是破的，就是旧的，不少孩子的鞋子也是不配套的。学校告诉我们，孩子们穿的大部分都是社会各界资助的。

那一个早晨，我一连问了近 20 个孩子的情况，令我吃惊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谈起有限的悲惨记忆时，表现出惊人的平静，而这恰恰又让我感到异常酸楚——

苔莎，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秀发披肩，如果稍稍打扮一下，绝对是可以上“七色光节目”的美少女。而她站在我眼前只有泪水……她说她家在深圳，因为父母离异，母亲出国远走后，父亲遗弃了她。小小年纪就在街头已经流浪数年。“那天我在街头饿极了，到一个店铺拿东西吃时，有个人用大脚狠狠地碾踩后落下的病……”流浪街头数年的小苔莎惟一能记得的是这件事，那是刻骨铭心的一幕，也因此在她幼小嫩弱的躯肢上留下了终身不愈的残疾。

程珊，也是来自广东的一个小女孩，她的入学卡片上注明她已经 12 岁了，可看她羸弱得像只多日未进食的小猫时，没人相信这孩子已经是这个年龄了。问她生父生母是谁，她摇头问她今年多大了，她摇头；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想了半天还是摇头。“我知道换了三个爸爸妈妈，可他们对我都不好，后来就都不要我了……”小程珊的记忆里只有三个同样将她当作猫狗使唤的“家长”。

王忠银，13 岁，一个惟一追着要跟我说话的孩子。我问他的家里的情况，他能倒背如流地给我讲：开始父亲没有了，后来母亲也没有了，于是就只能同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到处流浪，给人家当过小牛倌，干过拉砖活，也偷偷卖过血……特别爱读书和

唱歌。“你不信我给你唱……”于是他就给我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没等唱完见我一脸凝重，便说来首轻松点的，他便唱起《潇洒走一回》。看着这位天真无邪的孩子伸着脖子高声唱着这样的歌，我无法不皱起眉头，可哪知小忠银一个劲地还要给我背唐诗，而且背了一首又一首。就在我弄不明白这么高智商的孩子怎么也成了孤儿时，一位老师走过来，对他吆喝道：行了行了，何老师还有其他事呢！小忠银这才默然了。后来老师告诉我，小忠银刚出院，他的精神有些病……我听后心头一阵紧缩，不忍又回头看了他一眼，只听小王忠银朝我说：“老师什么时候我再给你背段英语……”

不知咋的，我被他的这话弄得眼眶里湿盈盈的。

多么不幸的孩子！

可他们又是多么幸运的孩子！假如他们没有遇见张洪图爷爷，他们现在该在什么地方？过着怎样的凄凉生活呢？

我不敢设想。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张洪图为了把这些孩子收到这儿，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有多次被遗弃经历的山西籍孤儿赵秀才——第一天见了张洪图爷爷端来的一大盆热腾腾的白面饺子，两眼顿时闪出白光，一下扑过去抓了就吃，竟在短短的数分钟内吃进了42个大馅的饺子，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可不一刻钟，赵秀才突然捂着鼓鼓的肚子大叫“疼啊疼”的。而这时有人嘀咕道：谁让他贪吃那么多。

“啥叫贪吃？你饿过三年五载吗？可这孩子靠乞讨和捡别人剩食过日子，当乞丐的时间却有整整七年了！七年啊！”收留赵秀才的张洪图听了这话气得直跺脚。

孩子们来到孤儿学校的头一天，几乎都有与赵秀才同样的贪

吃毛病，几顿下来，又喊肚子疼，老师让他们慢些吃，先不要吃那么多，开始孩子们都不听，到后来才发现在张洪图爷爷这儿，每天都能吃得这么多这么好时，才变得“文明”起来。

怪事仍不断出现。

一位孩子指着松花蛋，满脸狐疑地问张洪图：“爷爷，你为什么给我们吃坏蛋呀？瞧这些蛋都发黑发黄了。”

另一位孩子手拿香肠，兴高采烈地拉着何玉霞的手走出饭堂，跑到场地上乐着直要这位阿姨妈妈给他点“鞭炮”——从未见过香肠的孩子错把“春都”牌火腿肠当鞭炮……

在这儿管理生活的几位年轻老师，好不容易把这群浑身污秽不堪的孩子像赶鸭似地拉到澡池前，但面对热腾腾的池水，孩子们竟然畏缩着不敢进水。

“下去吧，多好的热水呀！”老师们急得只好像赶鸭似的将孩子们往水池里赶，哪知这群可怜的孩子做出了一件让她直捂着心口叫疼的事来：娃儿们竟然不知进洗澡池里要脱下衣服，一个个像“煮”饺子似地穿戴着衣帽直往干干净净的热水池子里跳……

刚给洗澡池子里的孩子们扒掉身上的“饺子皮”，张洪图叫来几位医务人员，他要给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们看病治病，抽血体检自然是免不了的。但让老张和老师们又一个想不到的是竟然有不少孩子哇哇大哭起来，说啥也不愿挽起胳膊让医生们抽血。

“张爷爷，老师，求求你们放了我呀，求求你们放我们回家吧……”

这回轮到自认为见多识广的张洪图给弄糊涂了：娃呀，你给说说咋想回家？是嫌爷爷和老师给吃的不好？还是住的穿的不暖？

在那个哭得最凶的宁夏同心县来的小春梅床头，张洪图使出

一个慈父所能有的全部耐心思忖着答案。惧怕得缩成一团的小春梅终于张口告诉了张洪图一件往事：那年小春梅成孤儿后，被一个外乡“好心人”收留到家，什么好吃的不给，却要她每天不停地喝盐水，后来便隔三差五地被那“好心人”带到街上的医院去抽血，小春梅一次次吓得晕过去，终于有一天她那个靠收留孤儿卖血赚钱的黑心人的魔掌里逃了出来。小春梅从此见了有人要给她抽血便恐惧起来，而像小春梅有同样遭遇的孤儿又何止一个！

看着眼前向自己跪下求情不要抽血的一群孩子，张洪图的心都裂了。“好孩子们，快快起来！爷爷让医生来给你们抽血体检就是为了永远不再让你们以后被人抽哪怕是一滴血啊！”快五十出头的张洪图，此时此刻却只得半跪着双腿，一个一个地轻轻将惧怕抽血体检的孩子扶起……

张洪图用他胜过慈父般的伟大胸怀收留了这几百名可怜的孩子，建起了中国第一所（至今也是惟一的）“大同育孤学校”，并亲自出任校长。

所有在这里的孤儿们是幸运的，他们在这儿找回了自己的家和找回了自己的父爱与母爱，还找回了上学的机会和人格尊严。现在他们正在健康成长，幸福生活着。

然而我却知道，像张洪图收留的这 600 多位没有家庭、没有父爱母爱的孩子，在全国至少还有 500 多万——这个数字是根据每年的 100 万对离婚家庭和 500 万个服刑人员推算出来的，至于即使还有父亲与母亲的存在但却根本得不到任何呵护的孩子有多少我更无法统计，同样即使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却得不到赡养、过着凄凄切切悲惨生活的孤寡老人有多少，我更无从计算……

他们和他们，难道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和最需要给予爱心的群体吗？

他们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忍耐和艰辛维系着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但他们最渴望和呼唤的只有一样东西，在他们看来远比给予他们金山银山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人间亲情！

啊，人间亲情，你在何处？

第二章：车站码头犄角旮旯里黑影幢幢是人是鬼？

这一幕我无法忘记：

那是前年我到石家庄出差，坐在候车室里等车，一个中年男子手中抱着一个婴儿向我乞讨道：行行好给点钱，好让我给这娃娃治病……听了这中年男子的话，我便瞟了一眼他怀中的孩子，这一瞟可把我惊得不轻，因为我还没有见过病成这样的小孩子：那孩子看上去不足一岁，硕大的脑袋却与成人的头壳不相上下，再看看那张蜡黄的脸上那双蛋黄色的眼睛大如核桃，孩子的眼神几乎看不到，只有偶尔眨动一下的眼珠，说明他还活着……

“这这……这孩子是什么病？这么严重呀！”我不由惊叫着问道。

“黄疸。”那中年男子毫无表情地说。

“这么重的病你还不带他上医院？”

“没钱。先生行行好吧。”

“给……”我当即拿出一张百元钞票。

“我代孩子谢谢你……”

“不用谢，给孩子看病要紧。”

那抱孩子的中年人走了，我赶紧闭上眼，可满眼却是刚才那可怕的婴儿硕大的蜡黄脑袋——我发誓从没有见过那么病重的孩子。我甚至在默默想着这家人家也够可怜的，孩子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靠乞讨治病，钱乞讨齐了，那孩子还不早就不行了嘛！

“走开走开，你这个骗子还有没有点人性？把孩子折腾成这个样了，你还拿他当摇钱树呀？吓，给你钱还不如喂狗！”突然，有人在大声嚷嚷。

我睁眼一看是隔我座位不远的上了年岁的等车人在骂那个刚才向我讨钱的抱孩子的中年人。“这人，不愿给就算了，说这么难听的做啥？”我见状有些不平地嘀咕了一句。

“先生你不知道，那抱孩子的人才缺德呢！刚才我看你给我钱，要早点坐在你身旁我也会不让你给的。”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姑娘对我说道。

“为什么？难道那抱孩子的人真是骗子？”这回轮到我瞪眼睛了。“我不相信，孩子都快死了，他还要骗人呀？”

“哼，他就靠这样缺德才能骗到钱呗！”

“怎么说？”

“你以为那孩子是他家的孩子吗？”

我一惊，万万不会相信世上竟然会有这等事。“我常在这儿乘火车，所以见得多了，这样见鬼的事多了。”姑娘开始有些友好地对我说：“在石家庄火车站这些年经常看到一些装得可怜兮兮的人或者抱着少胳膊少腿的孩子或者抱个像刚才那样半死不活的婴儿在车站行骗。我还被他们骗过几次，但现在本地人都不会上他们的当了。他们能骗的也就是你们这样的外地人……”

“可我不懂，既然孩子不是他们的，那谁家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们这些骗子呢？”我始终不明白。

“那当然。换谁也不会把那么可怜的孩子交给这些骗子。”姑娘告诉我，“他们这些骗子的手段多着呢。通常是在一些公园和垃圾堆的地方捡的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别人丢下的或者是私生子，要么就是生下后见有残疾便不要了，还有一些是属于超生的……”

“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你是……”我对身边的这位姑娘产生了某种好奇。

“职业关系。因为我是报社记者。”她向我掏出一张名片。我出于礼貌也递给她一张名片。

“能举个例吗？”

“有一次我在公安局里采访到一个人，他是在汽车站行骗长达三个多月后被公安局收容的。那人是河南来的，他孩子生下后就有先天性足残，本来是到石家庄来看病的，一到医院人家说你看病动手术和住院得先交 3000 元钱。那人口袋里只带了 2000 多元，钱不够。他就到大街上行乞，后来发现一天下来还真能乞讨得三五百元，于是他每天开始沿街讨钱了，日久天长后他把孩子治病的事反而扔在脑后，天天打着为孩子治病的幌子在外面乞讨要钱。石家庄大大小小的街都讨过后，他便到了车站，发现这儿比大街上更容易讨到钱，于是就干脆住在车站里安营扎寨了。在汽车站的那些日子里，他最多一天竟然乞讨到近千元钱，这么多钱可把这位穷惯了的河南人心也给养黑了，其实给孩子看病的钱他也讨够了，但他直到最后根本不把看病放在心上，而把残足的孩子当作了摇钱树，时间越长，他连家都不愿意回了，干脆以此为生。带着孩子走遍了石家庄和邻近的几个城市，就连天津、北京等城市他都去过。有一次他带孩子在保定车站时，因为上厕所的功夫，结果转头一看自己的孩子不见了，这下他急坏了——他不是急可怜的孩子，而是急自己的摇钱树没有了。这位已经连良心都被钱吃掉的人，怎么也不甘心从此断了财路，他就千方百计开始寻找别人家的孩子……”

“怎么还有谁家甘心情愿把可怜的孩子交给这种人呢！”我摇头说。

“你是常规思维。”女记者有些讥笑我。她说：“这个没人性

的家伙就开始在医院旁边守着，因为在那些小地方的医院里，经常有人把有病或者有残疾的孩子扔掉，或者是那些私生子人家偷偷地扔在公园和垃圾堆里。他还真又抱到了自己想要的孩子，令他想不到的是那次他在一个公园抱到一个放在一张坐椅上的婴儿时，竟然还碰上了这样一件好事：等他喜出望外抱起那个襁褓时，突然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当时他吓得差点把孩子丢在地下。因为他做缺德的事心虚呀！但后来出现的一幕又令这人简直高兴死了，拍他肩膀的人是那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很年轻的父亲，看样子也就是30来岁，那年轻父亲塞给他1000元钱，说你是个好心人，一定要把孩子带好，不要让孩子受苦，即使以后你自己养不起也想法给家好人家。这1000块钱就算是对你的报答。说完那孩子的父亲就走了，再也没有出现。当时这抱孩子的人还真激动了一番，他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好的幸运，重新找到了一棵摇钱树不说，还白白得了1000块现钱！起头几天他见这捡来的孩子还真是小宝贝哩，比自己那残足的娃儿不知好看多少，那颗还留存着一点儿人性的心动了一下，想自己抚养，可一想到钱，一想到通过抱着孩子行骗能轻轻松松一天骗回三五百六七百的花花钞票时，这仅存的一点儿人性也丢在了脑后。他继续学着以前的样儿，抱着襁褓，装出一副更可怜的样儿出现在车站码头，向那些善良的人们伸出那双罪恶的手，乞讨道：看在这可怜的孩子面上，因为家里穷，这孩子有黄疸住不起医院可怜可怜吧——他从摊上买了一支劣制的黄色化妆品给婴儿脸上涂了厚厚的一层，以此来蒙骗。好心的人看到一个如此可怜的婴儿因为没有钱治病而纷纷伸手相助，于是这骗子的口袋便鼓鼓囊囊起来……日复一日，那孩子后来真的有病了，好端端的孩子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病了，他不仅不给孩子上医院看，相反觉得影响了他的‘生意’，再加上本来孩子又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用他

自己的话说：人家亲生父母也没有把孩子当回事给扔了，我凭什么对这样苦命的弃婴那么上心？他们活该可怜！后来孩子死了，他就趁没有人的时候扔在了一个垃圾站里。而在扔掉这死婴时，他又听到了另一个弃婴在垃圾站的一只铁筒里啼哭着，于是他再一次抱起那肉色还是红扑扑的孩子，脸上带着少有的那种贪婪，开始了他新的行骗生涯……”

“真是丧尽天良。”我感到无比愤慨。

日后我在每一次外出采访或出差时，特意注意了几次一些城市的车站码头情况，几乎毫不例外地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一次在郑州车站，我坐了不足半个小时，竟然连续有四五个小孩子走过来向我讨钱，他们的那种职业性讨钱法令人吃惊。

我特意注意了一下这些小乞丐的行踪，发现他们每讨完一圈后就躲到一个人稍少的厕所边去。原来在那儿有个成人在指挥着他们！显然那人是乞丐头目和“帮主”。那家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在指挥整个车站大厅的四五个小乞丐们的行动，而且都用其实并不怎么隐蔽的手法回笼着每一个孩子讨来的钱。

可恶！那一次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要不我会走进车站的警务办公室找到公安局的同志把这帮职业讨钱的乞丐们给一网打尽。

“你想得太简单了，那是些社会毒瘤，就像长在人身上的牛皮癣一样，可不是一下能治得好的。”想不到有一次我在某省城车站的公安处采访时人家竟然这么回答我。这个省城的车站公安处处长告诉我，他们曾经多次对这类专门以孩子出面向旅客索取钱财为职业的“乞丐帮”进行过清理工作，但打了几次后不仅没有打掉，反而越打越多，他说仅他们那个车站大约有三四十个这样的少儿小乞丐，还有五六个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你今天抓走他们一批，明天又冒出一批人来，总之铲除不尽。”老处长不无为难地对我说，“可恨的不是有没有乞丐的问题，而是社会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没爹没妈没家没亲人的孩子！有一年我们做过统计，全年在车站上出现的孤儿、流浪儿多达 97 个！有一小部分是跟大人在一起外出旅行时不慎丢失的，而大部分是被大人半途有意甩掉的，这些孩子可怜哟！他们不是身上有残，就是弱智者，或者是离异家庭的孩子。有一次我就碰上一对甘肃小兄妹，大的男孩子 10 岁，小的女孩子 7 岁，他们还都知道自己的父母叫什么名字，也知道自己的村子叫什么，可再多的情况就说不清了。孩子说他们的父亲在三年前死了，母亲开始带他们在西安做事，过了两年有一天说带他们到南方去，就在经过郑州转车时，一转眼小兄妹俩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母亲了。人生地不熟的，孩子当时吓哭了，他们就在车站等啊等，希望他们的妈妈出现，但一等几天都不见，后来饿了，没有吃的，他们就到卖包子的摊铺那儿看人家吃剩扔掉的就捡起来吃，后来摊贩见了就赶他们走，于是就每天在车站向过路的客人讨钱。他们白天做乞丐，晚上就钻在车站旁边的一个旧水泥管道里，这么着过了一年零三个月，要不是后来那个小女孩生病死了，她的哥哥哭着找到我们，我们还不知道这车站四周总共有二十几对这样的孤苦伶仃的流浪儿呢！”

“这么多孩子就这么长年寄生在你们车站？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呀？”

“除了乞讨，还有就是偷抢呗！”老处长说到这儿长叹一声，直摇头：“平时这些孩子在车站见我们警察就像老鼠见猫似的。可我们有时为了整顿车站风气也不能不去管管他们，但你把他们抓来后一问，每一个孩子给你讲一个他们的故事，你听后就会再不忍心去抓他们了。在常人眼里他们这些动不动向人讨钱的小乞